

<<偶然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偶然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764898

10位ISBN编号：7535764894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湖南科技出版社

作者：映碧

页数：27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偶然尘>>

### 前言

一年多前，映碧和怀东到波士顿来找我，我当然很高兴；映碧有一阵子呆在波士顿，我们常见面，以后她搬到里海和怀东在一起，见面就比较少了。

映碧提到她要将她纪念省身先生的文章《萍水之交既如此，朝夕相处何以堪》延续成为一本书，我一方面觉得欣喜，一方面觉得惊讶，毕竟她只见过先生两面呢！

她第一次见到省身先生还是在我主持的国际数学会议上。

清华大学有良好的学术氛围，除了省身先生外，也培养出了20世纪另外一个中国数学大师——华罗庚先生。

因此之故，我建议映碧也写一篇关于华先生的文章。

怀东是在清华园长大的，他的同学华苏就是华先生的女儿。

回想起来，这个建议实在不错，映碧用她那清丽的文笔把这两位伟大学者的逸事娓娓道来，平和而富有感情的口吻，真是与众不同。

映碧又谈到她本人读书的心得，其中一篇讨论张纯如的钱学森传、南京暴行和美国华裔史录三本书。当然这三本书都写得感人肺腑，但在映碧的笔下更加清晰地看到20世纪发生的种种人间不平事。

## <<偶然尘>>

### 内容概要

一个偶然的承诺改变了她的职业，一个大大的遗憾诞生了这本希望是读了还可以再读的书。

人与人的不同才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。

一个人是这样，一本书也是这样。

写作是一次修行，读书同样是一种修行。

一本书想要走完它的旅程，得作者一半，读者一半，于是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便在中间相遇。

人到底有没有命？

如果有，这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你的归宿？

这命里的偶然和必然到底有多大的交集？

落笔至此，我的心境是明朗的，像地中海的水，一块融化的玉。

我不再去想自己都写了些什么(大约都是些长头发的短见识吧)，我更无法猜度陈先生是否会满意这份生日礼物。

但满不满意只是映碧的能力问题，不是态度问题。

这一点我是清楚的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尽了力。

<<偶然尘>>

作者简介

映碧

四川自贡人，蜀光校友，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电子工程系本科、硕士、教师。  
1990年赴美，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(Texas A&M University)计算机硕士。  
先后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、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美国学生贷款公司、Edgewater软件公司和PFN网络公司任计算机工程师、高级顾问工程师等职。  
千禧年与陈省身先生的一个“百岁书约”最终把她从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变成了一位写作者。

映碧1995年曾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工程译著《自适应模糊系统与控制》，1995~1996年曾为上海《文化与生活》杂志撰稿。  
2004年秋映碧从波士顿辞职，随先生曹怀东移居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生活、习文、读书、写字至今。  
目前正在写作一部英文书Salt Road—A Forgotten Odyssey of Zigong in World War II(《盐路——二战中被遗忘的自贡传奇》)。

<<偶然尘>>

书籍目录

前言萍水之交既如此，朝夕相处何以堪——悼陈省身先生长相忆，白云掩目沧海碧漫漫长路，她不再佳人独步——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张纯如(Iris Chang)赛珍珠的中国脐带断鸿声中，立尽斜阳——忆谢韬卢玉伉俪二三事素面相见：与哲人谢韬先生谈天说地师者的戒尺——忆恩师罗齐亮门棋王工作坊纸婚我主，我佛？

Andrea BOcelli：泥牛入海与泥牛出海唱给母亲的歌峰回路转：陈先生的伏笔后记&致谢参考资料

## &lt;&lt;偶然尘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插图：到了工作坊，才知道阿城习惯于千字写作（即选字不超过最常用的1000字）；语法也经济实惠，主、谓、宾；成语怕是打死也不会用的。

比如，正襟危坐到他笔下就成了双手捏在一起端在肚子前；形容词想必太女气，阿城的文字是不近女色的。

我注意到《棋王》里写女人两次：一次是王一生来看“我”，写女知青小毛以为是男朋友来了，跌跌撞撞跑来，伸了脖子“看汉子”；另一次写县里的几个女“名角”，一扭一扭地走过来，直脖子直脸地走过去。

瞧，在女人那里阿城惜墨如金，几笔把人描得这样惨兮兮的。

其笔法是凡高式的粗犷，其眼光却是孔子式的。

虽说孔子对女人态度的由来至今仍是令史家大为头痛的一桩事，但确有史学家根据幸存的记录，考证了孔子从父亲那一辈便“四世出妻”。

难怪《论语》写女人我记得的只有两处：一处是孔子断女人难养；另一处是季桓子得歌女“三日不朝”，孔子不辞而别。

而孔圣人是多么敏感、多有远见之人。

有了这两处暗笔，够了。

说多了“今天供在庙里的，大约就不姓孔了”，至少鲁迅先生是这么看的。

然而，文字里写不写女人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

《棋王》问世那一阵，大陆不正风靡着以《废都》为代表的那一类“女性”小说么？

《棋王》里没有“面条”式的女人，有的是一个清凉的世界和两个男人粗中有细的情意。

记得阿城说曾有一位意大利人问过：你这篇小说写的是不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？

阿城没直接回答问题，却说意大利人的眼光是独特的。

《棋王》。

是阿城三个晚上写就的中篇，通篇以两个字“吃”和“棋”，写尽了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的本质。

## 后记

在南开出版的《陈省身传》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南开数学所成立一周年，陈先生在纪念会上发言，开场白是这样的：你们想想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当他怀里抱着一个一岁的婴儿时，他会是怎样的心情？

百岁书约脱稿的一刻，我的心情又平静又不平静，说不大清，很可能与陈先生彼时的心境接近。当然，陈先生是大人物，他成就的是一件非常之事；而我只写了一些文字，了却了一件私人的夙愿而已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人的七情六欲自古以来大同小异，大杯子小杯子而已，装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。于是大人物与小人物、大事件与小事件之间便搭起了一座桥，桥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才可能在某一个临界点或面上相遇。

一颗星辰是一个世界；一粒尘埃也是一个世界，并且此世界可通彼世界。

何况，这世界里发生的大小事，偶然也好，必然也罢，往往是混处于同一时空里的，且彼此重叠、相互作用、演化、变通却还能分出大小、秩序、温度以及青红皂白来。

如果把这些事放在每个人的情感坐标系里去度量，那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视角放眼望去，这纷扰的尘世里所发生的事、所遇到的人、所错出的缘，想必要比事情本身更有趣、更耐人寻味。

<<偶然尘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偶然尘”作者映碧女士9数学宗师陈省身先生曾有“百岁书约”。十年来，映碧舍专业、弃工作，艰辛备尝，反复增删，终于成就了这十分感人的篇章。她掩饰了长期的勤奋与努力，回避了自己细腻的观察、丰富的想象与深厚的情感，谦逊地将其95结为风云际遇，偶有一得的缘分。

祝贺映碧践诺偿愿，为陈先生百岁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礼。

——杨乐（中国科学院数学9系统科学研究院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）读卷中的忆文，就如亲会故人和新知——作者用她锐利、流畅、生动的文笔把他们引进了读者的书房。

——李骏（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）“偶然”铸就传奇——陈先生在天有灵，定当欢喜映碧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。

——张伟平（陈省身数学所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）

<<偶然尘>>

编辑推荐

《偶然尘: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》：陈省身：Surface is minimum , friendship is infinite(曲面极小，友谊无穷)。

华罗庚：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，而是尽量多做工作。

丘成桐：我对数学的兴趣，源于人类智能足以参悟自然的欣喜。

赛珍珠：恰恰是中国小说，而不是美国小说给了我创作的源泉。

张纯如：忘记，就意味着第二次谋杀。

谢韬：自由的最大特点是自由创造，没有创造就没有自由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